

新民晚报 | 金色池塘 / 晚晴风景



在现场

白头换场

文 / 吴翼民

这会儿我正坐在剧场欣赏着一台业余群众文艺的折子戏专场演出。

戏当然很好看，都是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了，在台上饰演着各个年龄的角色，演绎着悲欢离合的故事。故事动人，唱腔动听，你完全可以忽略他们的年龄，但当一折戏演罢换场换景的时候，年龄陡然显现了——在“切光”后黑黢黢的台上，我忽然看到几个白点在移动，有对比度，很扎眼，定神看，原来那移动的白点是几位白发老人，是他们在换场、在搬动着布景和道具呢。我再细看，这几位老人其实我都认识，和我一样，是这个戏曲沙龙的家属。这时，我才记起，眼前的“白头换场”景象已经不是第一次，是他们主动请缨要了换场搬景这份差事的。

国泰民安，寻常百姓丰衣足食之余就有了精神生活的需求，尤其是退休老人，纷纷俏起来、笑起来、跳起来……政府顺应百姓的需求，鼓励退休老人成立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沙龙，给予适量的经济补贴，戏曲票友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了。我们这座城市光戏曲票友组织就达百余个。

我妻子早年从事过专业戏曲演出，因剧团撤销已经“空仓”了三十余年，现在参加了其中一个，活动频繁，

颇见声誉，我呢，就荣幸成了这个沙龙的家属。与我一样的家属者有好几十位，大多是男性，遂跟进跟出捧场捧“角儿”，以自己的太太闪亮登场为荣。

初，戏曲沙龙没有兴起之际，老人们多半浸淫于麻将。曾有笑话说，某大妈搓麻将昏了头，半夜做梦摸着老伴的大脚趾，梦呓呼叫“好牌，一张白板！”好了，当大妈大爷一旦接触到戏曲，这才顿悟：“呀，原来身边还有比麻将好得多的物事呢。”

戏曲真胜过麻将不知其几许，唱吧，唱得个五脏六腑经络血脉畅通无阻；演吧，得个手眼身段聪俊伶俐风流窈窕，然后就有了点儿明星范儿，拥有了一拨又一拨的粉丝。除了自己受用，也带动了家属们油然而升的自豪感。

尤其是大妈们一旦登台，那些白头男家属们甭提有多兴奋荣耀，屁颠屁颠跟着，在场子外分发演出说明书，在场子里起劲鼓掌叫好，还端着个水杯、拿着个毛巾伺候着上下场的老伴，夏天打扇子，冬天送热水袋，终于觉得还不过瘾，想登台演个角色又搭不上边，就主动要了舞台换场的差事，如是就能合法在舞台的“耳朵”里近距离欣赏自己老婆的演出，这比什么都滋润

可意呀，同时也能沙龙的顺利演出尽上一份力。

换场搬景不纯是体力活，也是蛮有讲究的技术活，布景和道具的摆放都得精准，并且是在黑灯瞎火中快速完成。这一点我有体会的，当年粉墨生涯时也兼干过，倘有差错便会影响舞台整体效果，甚而累及演员演出。

记得有一次换场，硬景后的一个坡度垫物忘了摆放，幕已开，显见来不及，尚未撤离的布景师傅便跪趴在那里充当起了坡度，让演员在登坡度时踩着其背而上。这是我目睹的舞台实况，至今回忆清晰。当然这是极偶然的事儿，业余沙龙是不会出现的。但布景道具在换场时迅速摆放到位也是必须的，我的几位同道白头朋友在这方面却是中规中矩。你道什么原因？——老婆将登台亮相固然是要点，还有，他们退休前就是“武林高手”呢，譬如，有位白头朋友曾是解放军特种兵，还有一位白头朋友曾是机械工程师出身，眼下于漆黑中在舞台上换个场搬个景岂非小菜一碟？

人生也如戏剧演出中的换场，不断变换着风景，变换着角色。不管什么年龄段，换场精准了，便是好角色，便有好风景啊。



“苏东坡”（中国画）

陆文奎（72岁）作



老有所为

2000年，因宝钢厂扩大征地，月浦镇老街拆迁，我家搬入了新建的居民小区：月浦镇乐业四村。凡搬入小区的人家，大多对住房进行了装潢。因而装潢废物和余料堆积如山，其中最多的是木料。被丢弃的木料中有板材、档子、方坯等，应有尽有。有许多免漆地板，不仅木质优良，而且漆得非常漂亮。我见此甚感可惜，好好的木材，就此丢弃，实在浪费啊。

于是我从中捡了一些带回家，凭着过去在“学工学农”中学会的木工手艺，量材录用，变废为宝：做了10把小椅子，分送给邻居、同事和亲朋。不料大家如获至宝，欢喜至极，都称赞我的手艺难能可贵。我听了赞美，像小孩受了表扬，心花怒放。

因为“名声在外”，向我邀约椅子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忙中偷闲，随时利用被丢弃的建筑垃圾，抽空就做，18年里，我共做了340多把小椅子。好在小区里装潢的人家常年不断；还经常有人家将不用的沙发、橱、柜、台、凳等旧家具丢出来，这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木料来源。

除了椅子，我还“被邀”制作了纱车。一次，我们月浦中学退休教师返校搞活动，一位老同事对我说，他爱人经常与小区里的老太太一起拆旧毛衣，需要一台纱车，问我能不能帮他做一台。我毫不犹豫，一口答应。回到家里，我找出平时存放在储藏室里的木料，一下子做了三台纱车，两台送了人，一台自用。一次，在路上碰到那位同事，他对我说，我做的纱车非常好用，拆旧毛衣又快又方便，来借用的人非常多，连别的小区里的人也慕名来借用，成了热门货。我一听，高兴极了。

每当看到人们高高兴兴拿着我的“作品”，我总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我做木工，并没有功利的目的，也没有赶进度、赶任务的压力，只是作为看书读报、打电脑写作的脑力劳动后的一种健身活动。每当我干活时，经常有邻居和朋友来我家观看，大家谈笑风生，时间过得轻松愉快。尽管我已年逾八旬，但干起木工活来，并不感到太劳累；相反，干了活以后，吃饭香，睡眠好，筋骨强健，浑身有劲。

我的「变废为宝记」

文 / 严志清



忆往昔

报纸情怀

文 / 竺培强

“纸质情怀，无法替代。”此为某报的订阅词，我从心底里赞同。尽管如今网络发达，看新闻只需轻轻一点便可阅尽天下，但我还是偏爱纸质媒体。

亲近报纸，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有次在一知青家发现几张包东西的旧报纸，如获至宝，便顺手牵羊带回来，做饭坐在灶门前烧火时，操起报纸从头到尾翻来覆去百看不厌，晚上借熊熊火光甚至不用煤油灯，舒舒服服学文化长知识。但好景不长，一次疏忽大意，报纸被一个来串门的人当成了引火柴，令人惋惜不已！

有次与几个小伙逛县城，走了几十里山路，饥肠辘辘便涌进一家小食店。别人都到灶前观看汤圆煮熟没有，而我却被糊墙的满墙的报纸所吸引。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少报纸是倒着贴的，我也只好偏着头倒看。老板娘见状颇奇怪地问：你在找啥子？那神态恐认为这大概有点毛病，想起来至今忍俊不禁。

还有一次，一大队干部挟一卷报纸傍晚路过我家门，被我发现硬要拦路“打劫”留下报纸，干部死活不肯。我

知道那时农村报纸金贵，是逢年过节走人户送的挂面的最好包装纸，若无报纸，挂面只得用棕树叶捆紧，这很不美观又容易散落。我再三保证说“明天就还给你”，才如愿以偿。夜里是蚊虫的天地，为避免其骚扰，安安逸逸看报，我将油灯放在蚊帐外，隔着帐子躺直了在床上慢读细品，从一版到四版，看完一张换一张，直至灯油耗尽，那滋味让人懂得了何为享受！过后想，报纸的编辑和作者若知在深山僻壤有人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他们的文章，该有多高兴！

回城后报瘾依然，那时街头有张贴栏，报纸日日更换且种类较多，作为忠实读者，晚饭后我口称“饭后百步走”，便老马识途般而去。有次牵孩子闲逛时，不知不觉往报栏方向前进，孩子不愿多走，我就说那边热闹，他马上

揭穿“我晓得你又要去看报！”令人哑然失笑。贴得周周正正的报纸等你去看，过去哪有这等好事！

阅读是我一生的爱好，老了尤其强烈。无论何时何地，吸引眼球的就是报纸。即便是外地探亲或旅游，每到一个城市，首要任务就是购买当地的报纸或寻找阅报栏，一天不看报就觉得心欠欠的。特别是退休以后，最好的休闲方式，便是到阅览室看报。在宽敞明亮安静的厅里，一排排报纸任你随便翻阅，且冬夏还有空调，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我看报不仅仅是看，还要随时记录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和报刊的邮箱，以为写稿投稿之用，碰巧能登上一篇更是乐趣。

如今的青少年不怎么喜欢看报，这是我长期观察阅览室里大都是中老年人得出的结论。我想，除功课多、工作忙外，电视频道太多加上网络普及也是重要因素，哪像我辈年轻时没什么可看的。有次我将此话题与孩子“探讨”，谁知他近乎嗤之以鼻：“你说的那些新闻我早就在网上看到了！”噫得我无语，心里道“我就是偏爱纸质媒体”。报纸情怀，的确难以替代。



好家风

为“压岁书”点赞

文 / 刘宝民

春节过后，社区里几位老人聚在一起，不经意间谈起给孙辈“压岁”的话题。尽管事前没商量，大家却达成高度共识，今年没再给孙辈发放压岁钱“红包”，而选择了颇有创新意义的“压岁书”，希望孩子们能从中受到教益。

经过一番沟通方知，他们精心选购的书籍以《梁家河的故事》、《中华民族英雄谱》、古典诗词、当下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科技普及书、外语类书籍和历史故事等为主，有些老人的思想更前卫，还细心选购了最新的电脑软

件、智能机器人和电子词典等一并送给孩子。

许多人清楚地记得，从牙牙学语直至长大成人，每逢春节来临，都能得到长辈给的压岁钱。尽管今天看来这些钱实在不多，但在当时普遍拮据的经济条件下，可以办成不少事情，比如，买心爱的自动铅笔、彩色橡皮和塑封皮笔记本等，倘若能买到让同学羡慕的书包，愉悦则溢于言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近些年来压岁钱也出现了水涨船高的势

头，网上有则视频，一个学龄前小孩竟用点钞机来数压岁钱，以致一些年轻家长也大呼“给不起”。由于有些长辈盲目攀比，竞相给钱，孩子过节后腰包鼓鼓，大钞入账，加上缺乏必要引导，在同学中炫富显耀，如此一来，既不利于个人成长，又使压岁钱变了味儿。

难能可贵的是，与时俱进的老人从我做起，用实际行动弘扬新风尚，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孩子树立理想，把“知识就是力量”嵌刻在脑海里。

基于此，笔者愿为“压岁书”点赞。